

如果把一个美好的境界称为天堂,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天堂”,这个天堂或许就是他的梦,他的幻想,他的家,他的爱,甚至就是他自己的一张窄窄的床。小说家除了拥有每个人都拥有的那个天堂之外,还可以把小说当成自己的天堂,他把他梦幻中的人物放置在那个天堂当中,让他们欢乐让他们悲伤,赋予他们鲜活的生命与个性,更会在那里寄托自己的精神,放纵或宣泄自己的情感与愤懑。

在小说家的审美意识中,美好的境界未必总是辉煌耀眼。

比如《旗》。作者王华描绘一面旗帜,一面破旧的旗帜,一面升起在苍凉的小小村落的旗帜。在这旗帜的下面,是一所只有两间土房的学校,学校里只有一名教师,名字叫爱墨,他16岁就开始在这里教书了,一直教到60岁。在都市化的当下,乡村的人们都涌向了城里,那座小小的村庄,变得更加安静,就连最后两名学生,也离开了这所学校。爱墨老师无法忍受身边没有学生的日子,只好动员那个名叫开花的女子,送自己智障的儿子端端来上学。为了这样一名学生,爱墨老师仍然要举行开学典礼,仍然把那一面破旧的旗帜,升起在学校的上空。他的坚守与痴迷,被一步步推向了高潮,故事中的人物,也一步步走向了哀伤的深处——爱墨可怜多病的妻子,为了支持丈夫执著的坚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爱而又令人焦虑的端端也随后离去……然而,让人叹息也让人动情的是,坚守仍然继续,旗帜照旧冉冉升起。

在当物欲横流的世界衬托之下,这个关于乡村教师的故事,显得虚无而又遥远,像是存在于幻境其中的一个凄美的童话。王华一定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否则怎能写得出那样的坚守与痴迷,怎能写出那样让人动情的童话。她以质朴的行文铺展着哀伤与激情,让那面旗帜,让几个鲜活的形象凸显在虚幻当中,也让那象征意味充满了力量。

小说是理想主义者的天堂。这里说的理想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目标,也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一个载体,承载着写作者的梦幻。在王华的梦幻当中,小小的木耳村便是一个天堂,是那个爱墨老师的天堂,也是师母或开花们的天堂,这个天堂虽然清贫寂冷,却是他们无法舍弃的精神家园。

如果要延续这个关于“理想”的命题,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个中篇小说,作者叫李辉,作品叫《寻

# 好作家都拥有梦幻般的理想

□秦万里

找王金叶》。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我们会不由得猜测,小说的主人公温连来自一个虚无的“天堂”,因为他对人间世事几乎一无所知。这个温连起在海上救了一个人,但那个人被救之后就死了,临死前请求温连起去寻找另一个人。仅仅为了一句嘱托,一个承诺,这位温连起便进行了历尽艰辛的寻找,虽然艰辛而又渺茫,可他却锲而不舍,最后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温连起见一人托付一次,见一人托付一次,直到他说不出话,立不住身,咕咚倒在地上,成为一堆垃圾。”温连起是来到这个现实的世界才尝到了悲哀的滋味。他的悲哀在于寻找的无望,更在于寻找过程中的“发现”,他被现实中的丑恶与冷漠所震惊,他也带给现实世界一个美丽的童话。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人相信这个来自虚无世界的温连起。只有那个漂亮而又尚存良知的女人,那个在世俗尘埃中饱受欺凌的吴霞是个例外,她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温连起的寻找的焦虑,因为她自己,自觉不自觉的,在进行另一种寻找,她何尝不需要躺在一个纯净美丽的童话当中,歇息一下疲惫的灵魂?

李辉设计的这个毫无指望的寻找意味深长,让我们这些在现实中拼命寻找利益的人们难免会产生几分羞愧。

王华和李辉笔下的理想,应该说都是哀伤的理想。爱墨在寂寞中坚守,温连起为了承诺寻找。他们的理想都被浸泡在哀伤的汁液中,他们也都生活在自己精神的天堂。这样的天堂是小说家梦幻中的天堂,它往住虚无而又实在,遥远而又贴近,使小说添加了诗的情味。至于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哀伤,看似消极,其实也注入了人性的力量。

像李辉刻画温连起一样,理想主义者笔下的理想常常是毫无指望的理想,而这样毫无指望的理想,却能够与读者产生共鸣。因为读者自己梦幻中的理想,也常常会遭到现实生活的打击;因为这样的理想虽然毫无指望,却又光芒四射,从天堂照到地下,反射出辉煌,也召唤着激情。

当然,理想主义的写作者并不一定总是描绘哀伤,他们也渴望制造一个温暖的天堂。

比如中篇小说《白莲浦》。在故事开始的时

候,一个父亲死了,母亲在他的身边哭泣。作者陈旭红努力让一个女孩子忧郁的叙述感染我们,虽然父亲是继父,母亲也不是亲生的母亲,但她仍然将那哀伤的眼泪流淌在白莲浦美丽的山山水水。命运如同一条神奇的绳索,拴系了一个不幸,又拴系了另一个不幸。值得注意的是,陈旭红并不将哀伤进行到底。她让那一个又一个的不幸,引来了一个又一个亲人,组合成这样一个无血缘的特殊家庭。开始的时候我曾以为,这个故事将沿着一条苦难的通道走向悲剧的结局。但是读着读着我却发现,善意和亲情抓住命运的绳索,牵动着不幸的人们进入一个“幸福”的氛围之中。这样的亲情让人感动,这样的“幸福”有一种别样的滋味。

应该说陈旭红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笔下的清贫也会是多彩而动人的,况且她摒弃了罪恶与丑恶,把善意与亲情,把那别样的幸福,写得如同行云流水,温暖而又真切。她试图用白莲浦清澈的湖水,洗涤我们的心灵。

再说鲁敏的作品。《颠倒的时光》写乡间的大棚,大棚是温暖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温暖的。她并不着急,而是从从容容细心地经营她的叙述,写开了“两窍”的木丹和他漂亮的妻子,写顶热心顶有水平的伊老师,写前来帮忙的乡亲们,写受了潮气的柴火和恼人的鸡粪,写绿色的枝蔓和大棚里的第一朵黄花……故事是从秋天开始的,接下来便是呼啸而来的北风,其实没有什么故事,只是一个种瓜的过程,而那亲切的暖意和淳朴的情怀,恰恰就从这过程中,从细密的细节中,从那四季如春的大棚,从寒冷的冬季里渗透出来了。读罢作品我们甚至会怀疑,在商品大潮冲击之下,在欲望之火烧红了人们双眼的今天,还能看到这样美丽的情境吗?难道真的进入了颠倒的时光?

在《颠倒的时光》中,鲁敏让那淳朴的情怀,铺展在四季如春的大棚;在《逝者的恩泽》中,她又将琼浆一样的“恩泽”,洒向东坝小镇的街头巷尾。一个男人死去了,他的情人却带着一笔抚恤金来找他的妻子,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恩泽”

是逝者的抚恤金,是古丽的鲜活和美丽,更是小镇或红嫂们的宽容。古丽的突然到来,在平静的小镇激起一环环涟漪。我曾经以为,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即将开始了,这也是我所担心的,因为如果那样去写,小说很可能会进入一种俗套。值得庆幸的是,“战争”并没有发生,因为宽容把美丽抱在了怀里。不仅仅是宽容,还有青青对达吾提的呵护,更是注入了无私无怨的温情。故事发展到这里,我们的阅读似乎是要更加小心翼翼才来了,因为在这物欲横流的今天,在这缺少信任的时下,这个美丽的故事很像一个亦真亦幻的寓言。所以,当张玉才这个人物出现的时候,又会让入产生忧虑,担心他会驱散眼下温情的雾霭。然而,鲁敏却再一次避开俗套,义无反顾地把温情推向高潮。这样一来,人们的忧虑,自然而然就转向了红嫂的病情和达吾提的眼睛。鲁敏让我们在温情中微笑,也让我们在人物命运的变化中哀伤。

鲁敏说,她曾经喜欢关注“人性中浑浊下沉的部分”,后来又感受到,那“只是人性之风景一种,既有浑浊下沉,则必有明亮与宽容,何不眷顾于后者?”是的,我们关注底层,我们会因苦难而悲伤,亦因罪恶而愤怒,我们抚摸伤痛,也要举起利剑。同时,我们还应该呼唤一些更美丽的东西。细细品味鲁敏这篇小说,我们或许会觉得她笔下的人物哀伤而又幸福,哀伤是因为命运,而幸福则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身心,浸泡在自己酿造的“恩泽”当中。这或许恰恰是一个小说家的理想。

在文学作品中,弘扬温暖可以表明作者的立场。同时,对人间温暖的刻意抒写,也是小说创作的一种技巧。无论得到温暖还是付出温暖,都应该是人类甚至是所有动物的一种情感需求。世态炎凉,人间百态,人们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会渴望在文学作品中找到依托,阅读温暖也会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

王华的坚守是一个梦幻一个天堂,李辉的寻找是一个梦幻一个天堂,陈旭红的亲情是一个梦幻一个天堂,鲁敏的温暖是一个梦幻一个天堂。小说家让读者进入他们理想天堂的“现场”,自己

却在天堂外面微笑。

迟子建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有一个科学家说我是傻瓜,我会心悦诚服的,因为我至今仍然认为天上的那条银河是水,我总想着有一天会喝到那里的水……”迟子建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所以在她的小说中,我们会看到多彩异样的天堂。

比如那篇发表于90年代的《日落碗窑》。在这篇作品中,迟子建写一个孩子去看马戏。回来后便有了一个“理想”,他要像那个马戏团的孩子一样,学会顶碗,为了学顶碗,孩子几乎摔破了家里所有的碗。然而,这一条毫无指望的追求之路,却通向了那个夕阳辉映下的碗窑,那便是关小明、关老子、王张罗们的天堂。那一只如夕阳般金红的大碗,更是给整个故事增添了异样的光彩。还有《雾月牛栏》《清水洗尘》《观经记》《逆行精灵》,喜欢文学的读者可能都熟悉这些作品,所以不必一一复述。宝坠与牛相伴的牛栏,天灶热气腾腾的“浴室”,不就是他们各自不同的美丽天堂吗?还有那天边飘过的神秘精灵,冰雪覆盖的北极村,无不点染着迟子建独有的浪漫与哀伤,也无不浮现出宽容而又智慧的微笑。

“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在充满哀伤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迟子建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思绪,“真正的喜悦是透露着悲凉的,而我要寻找的,正是如梨花枝头的露珠一样晶莹的——喜悦尽头的那一缕悲凉!”在这篇小说中,“我”的丈夫是一名魔术师,而迟子建自己则是一位小说的魔术师,她在她所有的小说中都能变幻出奇特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她像一位泪流满面的歌者,轻轻吟唱着不幸的命运,也吟唱着天地之间月光的美丽。她抒写死亡与深深刺痛心灵的苦难,她批判也惋惜,但她依然由衷地赞美这个万物生长的世界,“突然,我听见盒子里发出扑簌簌的声音,像风一样,好像谁在里面窃窃私语着,这让我吃惊不已……竟然是一只蝴蝶,它像精灵一样从里面飞翔而出!……”谈到这里,我们似乎更加看清了一位小说家的真实面目——迟子建永远都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也永远拥有诗人的浪漫情怀,因为她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都会是一样的美丽。

一名好作家永远都拥有梦幻般的理想。

## 文学理想与审美表达(16)

# 文学要有精气神

□乔思

学想象力的普遍匮乏和自身素质中的思想含金量稀薄,导致了他们作品中的理想主义精神的匮乏。

文学中的理想主义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元素,它是作家应有的一种社会情怀,其中既有对未来的希望,也有对现实的不满足;既有对生活的关爱,也有对社会的忧患;它的目标是为了使生活更美好,它永远是文学不能缺少的精气 and 血脉,所以,要进行文学创作,就必须树起理想主义的大旗,这样才能创作出成功的、优秀的作品,但可惜近年来的文学创作却缺少这种精气 and 血脉,仅就以上所举的农民工题材的创作来说,进城人的贫困、苦难、孤寂、粗俗和城里人的富贵、文明、对他们的歧视是作品的基本内容,在充溢全篇的怨气声中,是对一夜暴富的幸运儿的无比羡慕……绝大多数这样的作品都缺少一种引导人的灵魂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一种令人不由自主地要往上走的情感热能,因此,对理想主义精神的呼唤并不是多余的。

这里所说的理想主义,还自然包括文学创作中的诗意味。但在当下的许多文学作品中,不仅小说、散文、戏剧中没有诗,即使是在许多诗歌中也没有了“诗”:作家和诗人们或者是满足于平静地叙说事实,或者是满足于貌似深沉地探究世间哲理,或者是满足于极为浅白地惩恶扬善,而对文学之所以成为艺术的关键因素——意蕴却重视不够,对我们的民族文学所特有的“韵外之致”弃之不顾,对文学创作和欣赏中始终被奉为至境的“悠远”和“气韵”避之惟恐不远,致使这类文学呈现出一种放逐诗意的态势,这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手段掺和进我国传统的“赋、比、兴”艺术技法来的结果,更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强烈冲击下,当下的许多女诗人竟以自己的身体来写作,使美好的女性主义诗歌染上了黄色文学的色彩。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外部环境来说,有其必然性,这与全球性的商品市场有关,是商品经济对纯正的文学艺术挤压的结果,因为在“所谓的市场化、全球一体化的语言环境里”,人类的“整个精神状态,都是向下的,不是向上的”,“你如果看一下美国的文学史,包括南美、印度最近出现的一些作家,都是一样的”(张炜语)这是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

一个事实。对于正在融进世界经济大格局中的中国社会来说,对于与整个世界文化同步发展的中国文学来说,不可能不受到其冲击。但是承认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接受这一事实,因为中国经济固然在积极地与整个世界保持行进中的同一同步,但中国社会实际上一直走在自己所独有的道路上。我们前进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遵循这一方向,我们社会的整个文化建设包括文学建设,就不能去重复在其他国家创作中的那种路数,即不停地摒弃着文学所应具有的理想主义的崇高美,因为要建设中国特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所采用的必要措施就是不断用先进的思想引导人,用向上的精神鼓舞人,用优美的艺术陶冶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作家们必须坚守文学的理想主义园地,在这块园地中坚持创造文学的艺术美。

呼唤文学的理想主义,即便是在商业化和消费时代的社会环境下,也是可行的。人们固然需求文化快餐,寻求阅读的轻松和兴趣上的刺激,但同时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任何一个读者的阅读需要永远是多元的,而商品社会所带来的宽松自由,更促成了不同读者群的形成,在有人乐于接受消费艺术的同时,更有人乐于接受洋溢着诗意美和火热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品,这在当今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呼唤文学的理想主义,从现实社会来看,也是必需的。因为理想主义作为一种美的情懷和美的境界,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感化力量。当社会上很多人都重视物质消费和现世享乐的时候,甚至很多人的灵魂都被商品大潮中的某些负面因素所侵蚀的时候,理想主义的诗意的力量无疑会起到影响并改善人的过分世俗化灵魂的作用。从另一方面来说,理想主义的回归也能改善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使文学重新走到广大读者中去。不可否认,近些年读者对时下的文学是疏远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肯定与作家现代作品写得越来越“自然主义”和越来越“后现代主义”有直接关系。读者一旦在作品中体验不到和作家的情感共鸣,一旦看不懂作品,得不到关于他对生活疑问的理想解答,他也就不再去看你的作品了。

若想真正实现文学的理想主义这一目标,最需要的是作家进行内在的自我调整。首先必须解决的是作家的社会良知问题,要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人类工程师”角色,意识到整个社会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在商业化的时代里,不仅自己要有拒斥金钱力量的诱惑能力,更要具有鞭笞丑恶的社会观念和现象的义愤,成为整个社会的良知。其次,应该真正意识到文学在引导国民灵魂方面的重要性,要理解鲁迅先生所说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的真谛。在这一基础上,不要鄙视理想与崇高,“一个作家不管怎样时髦和深刻”,也不要“见到理想,崇高就吓得满地打滚”(张炜语)。最后,要在平常的普通俗众的日常忙碌和作品压力下,发现美、创造美,使自己的作品发出幽幽的诗意美的芳香。所以,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应该进行自我调整,担负起作为人类工程师的责任,树起理想主义的大旗,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深受人民喜爱的作品。

## 洞察

# 让原生态文化进入人类文化的高端

□蔡雯

近日,由云南省文联、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云南艺术学院主办和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云南省文联理论研究室、云南艺术学院文学院、云南艺术学院文学与艺术学院联合承办的“首届中国昆明原生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行。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丹增,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白庚胜,美国加州文化基金会主席Jeffrey jin教授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做主题报告和专题演讲。来自欧美国家的专家、诗人,美国加州Rebecca文化基金会主席Jeffrey jin教授,美国柯盖特大学教授、云南大学访问学者Jhon Crespi先生,美国诗人,云南大学访问教授梅丹理先生出席了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CNRS主任Nicole Revel教授虽未能出席会议,也准备了视频书面报告。美国柯盖特大学教授江克平、美国诗人梅丹理、美籍华人文化学者王伟等,以及于田、田川流等国内诗人,学者从原生态文化的概念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身份、“非遗”与旅游文化开发战略原生态文化的概念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身份、世界文化生态背景与中国原生态文化的走向、不可再生的“非遗”与旅游文化的开发战略等方面,以现场对话的形式,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述和探讨。

中国境内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民族文化资源的热潮方兴未艾,同时,“原生态文化”既是新鲜名词,也成为热点话题,备受关注。为切实体现“世界性的民族文化”应有的人文理性和学术内涵,我们需要潜心研究与此相关的最新理论动态和最紧迫的现实命题。早在十年前,云南本土学术界已出现了“原生态文化”这一具有前瞻性的提法。随着原生态文化建设、原生态与现代性、原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原生态文化保护与传承、原生态与文化产业竞争力、原生态与旅游、原生态与地方文化识别、原生态与地缘文化、原生态产品开发与利用、

## 细节决定魅力

几年前,反映大西南成昆铁路建设的电视连续剧《铁血高原》一个明显严重失真的细节,让我对它的兴趣索然。这个细节是:开路大军来到建设工地,成千上万的丽江纳西族群众载歌载舞来道欢迎。稍微有点地理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成昆铁路根本没有从丽江经过。纳西族聚集地区,距离成昆铁路线最近点(今四川攀枝花)将近400公里下的崇山险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交通运输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出现纳西族同胞“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浩大场面。仅仅就因为得到了丽江的赞助,就胡乱编造出如此一个细节,以这样的心态编导拍摄的作品,其欣赏价值肯定大打折扣。

这种情况在我的文字阅读和影视欣赏中经常出现,最近看反映红军长征题材的电影《金沙水拍》,再一次经历了这种失望,原因依然是一个细节的严重失真。众所周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长征中渡过金沙江的皎平渡,位于滇北大峡谷谷地带,两江岸高山危耸,悬崖绝壁比肩接踵,江水惊涛拍岩,抬头一线天,地势十分险恶。树枯、龙街、洪门三个红军渡也莫不如此。很大程度上,正是两岸险峻的崇山峻岭,红军渡金沙江才出敌不意;也正正是两岸险峻的崇山峻岭,阻断了国民党军队地面的追赶和天空的轰炸,红军才得以顺利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有了毛泽东同志《长征》诗中的那个耐人寻味的“暖”字。可电影《金沙水拍》中的皎平渡,却是一个

江面比较开阔,流水平缓的沙滩渡口,两江岸虽然也是山,但却是一个个浅丘陵,江谷开阔辽远。不难想象,皎平渡若真是这样一个渡口,就算敌人的地面部队一时追不上来,敌机也会容许几万人马,利用七天七夜的时间,使用几十只小木船从容渡过就有“天险”之称的滇北金沙江吗?上游客的龙街渡,就因为谷空相对开阔,遭遇敌军飞机轮番轰炸无法渡江,原计划在此渡江的红一军团只得沿岸赶到皎平渡,完成渡江的。这不是胡乱编造又是什么?

这些年的很多影视作品,让观众看后大失所望,颇有微词,有那样那样的原因,而层出不穷的失真细节,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者,在这些影视的编导者看来,几个细节的失真,没有多大的关系,瑕不掩瑜嘛。殊不知,细节决定魅力。一部有严重失真细节的作品,会让历史事实蒙上烟云,让欣赏者误读历史,作品本身的社会价值和艺术魅力也就无从谈起了。创作优秀作品,离不开精益求精。

胡子龙(云南)

## 让常识在阳光下行走

今年《人民文学》第十期推出了慕容雪村的长篇纪实新作《中国,少了一味药》。这是慕容雪村卧底传销23天后而写出的作品,它以夹叙夹议的笔调写浅入深,仿佛一个娴熟的外科医生般深刻而毫不留情地剖析了传销这个社会毒瘤是怎么把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魔鬼的。与其他反传销书籍不一样,《中国,少了一味药》这样一部报告文学似的作品,它有小说叙

会在云南召开,也是来源于云南的迫切。于坚说,就好比西双版纳的竹楼,是当地人民几代居住的一种民居,但在一些人眼中,这是落后的,就让人家搬进楼房,他觉得这就是很不合适的,

“因此我希望对于原生态文化我们也应该给予更多的尊重”。于坚说,他希望这一次会议能让更多人,及政府各界都关注原生态文化存在的必要和迫切,也通过这些探讨让更多人能反思这一问题。

与会专家认为,随着世界低碳时代的到来,原生态文化愈显重要。云南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原生态文化保持得最好的地区之一,云南不仅保持着生态的多样性,而且保持着文化的多样性。专家们还认为,云南是原生态文化大省,近几年来,云南原生态文化的崛起引人注目,原生态歌舞在国内各种大赛中摘金夺银,2003年8月,杨丽萍领衔主演的以“原生态歌舞集”命名的《云南映象》在昆明首演,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带来了一股原生态文化的冲击波。2006年,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设立“原生态”演唱形式,“原生态”文化在神州大地走红,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第十二届青歌赛,李怀秀、李怀福姐弟荣膺中国演唱法金奖,云南石屏花腰舞“海菜腔”(在此唱响中国,震撼欧美。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原生态文化一直是以一种默默无闻、不为外人所知的姿态在传递着,处于被忽略的位置,现代社会的急速发展给原生态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的考验,原生态文化正在逐渐被异化、取代,甚至消失,因此,对它的探寻和研讨,意义重大。原生态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任重道远,不仅仅需要专家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需要各界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当前,人们对原生态文化现象的理论研究,对原生态文化魅力的追循,方兴未艾。原生态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永远不会结束,事实上原生态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业已成为全球化语境中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原生态文化”,将获得人类杰出的文化评价,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一改过去无足轻重、不登大雅之堂的地位,进入到人类文化的高端。

# 读者评论

述魅力的同时更有议论的深度,而且这种深度因作者的亲身经历而变得无比尖锐和震撼。当卧底传销23天,作者深刻意识到传销这个社会毒瘤之所以久治不愈也是因为少了一味药,这味药就是常识。传销者的共同点是缺乏常识,慕容雪村饱含同情和辛酸,却也不无愤怒地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好人的被输入传销组织后,是怎么被别人洗脑的,而洗脑之后的人又是何等的无知到缺乏基本的判断能力。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每个人的生活费只有三毛五。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没有什么知识文化,却也不乏忠厚善良老实的农民。他们生活很简朴,却又整天无所事事。他们在替别人干着骗人的勾当,却又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走在通往月薪20万的财富之路上。传销洗脑有两大法宝:言论控制、思想禁锢。不允许争论、不允许质疑,先把人变成哑巴;再禁绝一切外来信息,把人变成聋子和瞎子。当一个人失去判断的能力,就等于失去了主宰自己的灵魂,而逐渐成为他人的帮凶。于是各种各样的悲剧发生了,妻子骗丈夫,女儿骗爸爸,女友骗男朋友。《中国,少了一味药》无疑是独特的,在具有一个作家深沉的悲悯情怀的同时,它处处又不至于对人性的高深深刻剖析。

周齐林(江西)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wybuzhazhai@sina.com